

春光烂漫大寒尖

疫情下,春的气息依旧无处不在。4月16日上午,春的萌动,让人产生登顶大寒尖的念头。

大寒尖是义乌境内第一高峰,海拔925.6米。目前,大寒尖有五六条经典线路可走,我选择多数人尚不熟悉的一条路,从止方村起步。沿途峰峦叠翠,云雾缥缈,且能观景雄伟独特的“义乌第一瀑”石天门瀑布和“义乌第一柱”莲花石柱。

对于止方村,早有耳闻。它与永康、武义交界,因紧靠方山,义乌辖区至此为止,故名止方。“先去观景‘石天门’瀑布?”紧贴石壁,拨开密枝,小心翼翼往狭窄山路里走,人称“义乌第一瀑”石天门(石车门)瀑布顷刻显现眼前。远处,瀑布高悬,宛若玉练,落差约50多米,因“一水七折”形成“七泄大飞瀑”。

进发天龙寺,山路蜿蜒,掩映绿树丛间。路不能说太陡,但不平坦,山石坚硬。山路左侧有泉水淙淙,一问是天龙水库流淌下来的,另一方水则流向

羊印村。羊印村地处天龙山,多数人直接从此出发,抵达大寒尖顶峰。沿途流水潺潺,“黄大仙塑像”“大仙石磨”“关隘遗址”接踵而至,轰响的“天龙大瀑布”更是美不胜收。

然,止方村通往大寒尖,山道弯弯,途中景观独特。“看,石头房到了!”但见一树遮拦,四石垒成,“房”有空间,匠心独运,宛如一天然盆景。对面的四五棵悄然盛放,像是阳伞张开,英姿卓然。阳春百草万木复苏,洒落在地的花瓣暗香浮动,风里已带春色……

路渐走渐陡,渐峭渐险,便见一排笔直的松树向前延伸,天龙寺即入眼帘。有道是,山因寺得名,寺因山著称。“天龙庵,县南六十二里。”(嘉庆《义乌县志》)该寺坐落于羊印村南海拔700米处,系2004年重建。

矗立的“天龙古寺”石门匾,似在默默述说往事。据考证,匾上四个字出自双溪朱约。朱约是江苏邳州人,明洪武三十年(1397)由监生授乐清县典史,除弊政,

清案牍,黎民悦服,三十五年升乐清知县。可见,古寺始建于明初。

古时,寺庙前有虎头山,周围遍布鼓崖岩、跌水岩、莲花石柱等胜迹。1968年,羊印村因天龙山修水库,无奈拆除天龙古寺,寺中石门匾与寺址沉入水底。2014年恰逢山塘水库重修,沉睡水底近50年的石门匾重获新生。

“天龙寺,是逶迤群山中镶嵌的一颗明珠。”作为“天龙古寺”石门匾回归的亲历者,文友天平兄介绍说,天龙水库毗邻寺庙,是座小型水库。看上去,水面不大,一览无余,但湖水湛蓝,如镜如染,汪汪一碧,与天龙寺相映成趣。让人不禁沉醉其中,久不愿离开,感叹它是天龙山一道独有的风景。

休憩片刻,继续向大寒尖攀登。越往上走,山路坑洼,时常无常规的石阶可寻,脚步变得沉重起来。只得亦步亦趋,有时抓住枝枝杈杈攀援。此时,衣衫已湿透,人也气喘吁吁,一路给自己加油,亦为赤岸壮观的山水悠然、历史遗迹叫绝。心里便想:故乡的山水,有时或许认为再

平常不过,其实你游山可称为谈山,山可以当作书来读,细细地品味。

行至小山腰,霎时产生豁然开朗的感觉,抬头远望,鹅黄色的天龙寺、翠绿的天龙水库水面,在群山的映衬下,若隐若现,忍不住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到了!到了!大寒尖。”越接近山峰,一棵棵、一束束杜鹃花迎面扑来。此时,山风习来,春光旖旎的大寒尖,杜鹃花尽情舒展花蕾,或摇曳着花瓣。有诗曰:“一园红艳醉坡陀,自地连梢簇萼罗。蜀魄未归长滴血,只应偏滴此丛多。”

站立大寒尖碑刻前,放眼四周,群山连绵,秀水蔚然,山势不时隐于云雾之中,兴致不免飘逸而生,吟诵起南宋“文清公”徐侨的诗作“丹溪群山俱有情,嵎昂环列如逢迎。东出双秀高冲天,惟见两峰当我前……”

登临大寒尖共三四个小时,归途中,心里便在想:疫情无论怎么肆虐,春天的脚步不会停下,她总会如期而至,总会桃红柳绿。



书缘深深深几许

明代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有言:“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当新冠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核酸阴性证明成了上路“必备”,少串门,多读书,既响应了政府的号召,又丰润了个人的心灵,何乐而不为?

黄宗江先生亦曾言:“都说人生有三情:亲情、爱情、友情。还应有一情,曰书情。有此情,三情方充实。”此话委实深入吾心。我出身于贫困农家,慈母曾笑言往事,说我幼时“抓周”,家中原无笔墨书本,还是父亲从一民办教师那儿胡乱借得几样,可我偏偏视而不见……然而,多年之后,我还是与书本结了缘。先是读书,然后教书,直至写文出书,可谓书缘缠绵,相看不厌。

我的童年,一如我养我的那片土地,色彩单调得近于晦暗,所以,读书常常成了一种奢望。记忆中,我唯一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书是识不了几个大字的父亲不知从哪里带回的,页折角卷,惨不忍睹。父亲不看时,我便胡乱翻翻。因书中遍是拟声拟态,多用儿童语汇,倍显诙谐搞笑,我就东挑西拣地寻些有趣的情节囫圇吞枣地看着玩儿。

那本残破的《西游记》若算是“剧本”,我便是“导演”兼“主演”,在庭院大树下,在月下草堆旁,在田头瓜庵边……我充满想象而又夸张十足的表演,总会赢得一片艳羡与期待的目光。就是这本“衣衫褴褛”的《西游记》,却给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镀上了一层耀目的华彩,像一颗璀璨的星,闪烁在我生命最初的印记里,让我遐思翩飞,笑泪迸溅。

我读中专时,校园内外曾掀起了一股“汪国真热”,诗句流行,杂志风靡,令人眼花缭乱,却又印象茫然。唯台湾作家张晓风,以一篇简净而柔情、细腻又温婉的《地毯的那一端》,顷刻间引爆了我隐秘的品读渴望,令我热血沸腾且刻骨铭心。《初雪》《愁乡石》……一篇篇,一页页,安抚着、慰藉着一个青涩懵懂的毛头小子那躁动又迷惘的心,可谓晓风自清爽,惹人总沉醉!那些经典之作始终在我的手边、枕畔散溢着恒久的芬芳,让我常常读新常觉温暖。

书读得多了,心头自然生痒,于是,写作的路又自然而然地在我脚下延伸,曲折向远。其时,身陷困难企业,我一心想摆脱语言的平庸,渴望笔底生花并由此“杀”出一条生路来。所以,我对钱钟书的《围城》算是一见倾心,以至不忍释卷,即便多年后执教时,仍常带进课堂,给弟子们作“现场解剖”。别的不说,谈到修辞、论及比喻,书中可谓俯拾即是,什么明喻、暗喻、借喻、博喻,随处可见。完全可以说,这座“城”就是用比喻的“砖”砌成的。作家说风俗,道社会,聊爱情,话人生,褒扬贬损,揶揄嘲讽,入木常三分,一针总见血,你不能不拍案叫绝!

那时以语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书,还有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小说《凯旋门》和作家方杞的《方杞散文》。《凯旋门》的语言,乍看较内敛,但张力巨大,貌似平淡,味之则奇,字里行间感情充盈,蕴含着人生哲理,有着令人惊喜而倾慕的“杀伤力”。而《方杞散文》的语言则纯净诗意,且不失趣旨与义蕴,可谓别有洞天,在这浮华盈目、喧嚣充耳的现世,更值细品深思。

年岁日增,读书渐丰。散文、随笔、小说集,鲁迅、沙翁、张爱玲、图书馆、新华书店、家中的书房……都成了我的“精神疗养院”。最感慨的,还是离开企业后,我凭借那些年的读书积累与写作功底,顺利走上了教师工作岗位。

欧阳修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读书、教学,相得益彰,互为补充,使我在工作中少了一些捉襟见肘的尴尬,多了几许游刃有余的从容。读书可悟教学之道,书中能觅有人良方,可以说,能读有所获,思有所得,并且以自己的汲取积蓄,向弟子们传递正能量,陪他们一起读书,撰写感想,点燃希望,一起成长,成了我不变的追求。

国家在发展,社会在前进。随着高品质的公共阅读空间“城市书房”花开处处,我等囊中羞涩的书虫往日购书时踌躇万端难取舍的窘迫飞逝。素日余暇,踱进“书房”,可蹭空调,可连WIFI,坐拥万千图书,胜似君临天下。“不是爱书即欲死,任从人笑作书痴。”在读书从教的路上,我会紧随时代的脚步,矢志前行,永不停歇!

◆ 烛窗心影

✎ 刘敬

◆ 汉诗节拍

党旗处处在飘扬

✎ 王和清

春暖繁花艳
正是好时光
江山原本已无恙
可恨恶魔暗处窜
一时间
丑鬼猖狂
毒疫混荡
吞噬生灵
扰乱家园

疫情就是战况
生命重于泰山
党中央,号令传
鲜红党旗指方向
人人行动齐参战
从内陆到海沿
从北国到南疆
众志成城
严防死守
同迎恶战

在生死的第一线
在城镇街巷
在乡村各庄
在交通要道
在各行各业
在捐款献物现场
处处都有党旗在飘扬

她立命于人民中间
为幸福和平的中华
翻越了无数的高山
跨过了条条的江洋
刀山火海不惧
惊涛骇浪向前
万众一心齐声唤
疫鬼定会扫除
胜利就在前方

八仙戏春

✎ 林子

春来八仙闲无事,
聊聚慈溪拼脚力。
不用仙术品初心,
标配凡人普通人。
拐李弃拐单跳走,
国舅卸驴丢笏板。
各仙尊号显真身,
绿水青山如仙境。
人间更兼情和义,
大道无疆野径歧。
初时欢乐语言肆,
芳草野花石流水。
此间快乐不思仙,
一坡未下一坡起。
一山未出一山拦,
渐行渐远路无尽。
坡陡崖峭阶千级,
气喘如牛汗如雨。
哀叹人间多不易,
底层大众最辛劳。
不是仙术能换天,
众生芸芸播传奇。
行走人生悟真道,
我辈岂非真仙人。

花重小径幽



娟子·摄

高速路口的风景

✎ 季节柳

一排排

一列列的

临时房子

在高速路口搭起

一队队

一名名的

警察与志愿者

严阵以待

为了精准隔离病毒

每一个人

都付出自己全部的精力

进行核酸检测

纵然风雨交加

烈日炎炎

依旧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不退却一步

他们每个人

与过往的车辆

组成了一幅最美的风景

人间有大爱

人间存大爱

槐树花开

✎ 罗裳

四月的边缘
一棵槐树扶住归来的我
院子里芬芳荡漾

槐花,一朵比一朵热烈
让一地蒿草
绿得不那么孤独

槐花洁白如故,照亮
斑驳的土墙,空荡荡的老屋
和我在乡下的日子

那时,槐树和母亲一样年轻
用枝丫搭成摇篮
照看我稚嫩的童年

清风柔,鸟声欢
炊烟暖,饭菜香
所有的幸福,都触手可及

这一次,我在槐树下醒来
已是中年
霜染双鬓,心事苍茫

